LIBRARY
DEC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Y36N5
1727
v.2

第三段下

漢惠帝相曹參七年垂拱

惠帝名盈高帝太子相國蕭何卒帝以曹參為相國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安敢望先帝曰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帝在位止七年諡法柔質慈民曰惠窋音竹曹參封平陽侯諡曰懿

恰昇平遭母后柔輭寬仁

班固曰孝惠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顧氏曰惠帝仁柔之資童年嗣統一以清淨為治是時

呂后召帝觀人彘遂病歲餘不起使人請於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輭即俗軟字

投鴆酒暗傷殘趙王如意

呂后最怨戚夫人與子趙王如意乃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奉詔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鴆飲之

逞淫刑人彘了戚氏夫人

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問知為戚夫人大哭遂病

雌太歲自臨朝鋤劉王呂

惠帝無子初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惠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女主當陽故謂雌太歲綱目以少帝非孝惠子於歲首註高皇后呂氏元年以其無統也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

王諸呂無所不可陵退讓平勃平勃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呂后乃立呂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后兄子祿爲趙王先太后酖殺趙王如意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復又幽殺趙王友徙梁王恢爲趙王又酖殺恢愛姬恢自殺廢其嗣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後昭帝詔曰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如髮朱虛侯章侍宴爲畊田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賴北軍齊左袒撥轉人心

太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后崩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章以祿女爲妻知其謀告其兄齊王襄遂發兵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擊之嬰與齊連和欲待諸呂變共誅之時太尉周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祿猶豫未決會有以灌嬰與齊合告產且趣產入宮平陽侯曹窋聞之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復令寄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急歸印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產不知祿已去北軍

迺入未央宮欲爲亂勃與章逐產殺之因悉捕諸呂斬之遣章告齊王罷兵嬰亦罷歸昔人頗有以絳侯右祖之令爲失計者按儀禮凡事無問吉凶皆左祖惟受刑則祖右故覲禮云右肉祖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知勃蓋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祖令之耳　朱虛漢縣名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平陽府名屬山西　酈商封曲周侯

漢文帝德化民受言止輦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薄姬所生初封代王惠帝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帝恭儉仁慈專務以德化民每朝郎從官上書疏必止輦受其言未嘗不稱善　謚法慈惠愛人曰文

禦匈奴軍細柳按轡徐行

匈奴寇上郡雲中帝以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軍士披甲銳兵彀弩帝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至又不得入帝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

約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擄也拜亞夫為中尉 上郡今陝西綏德州雲中今大同府細柳霸上棘門皆地名細柳在西安府城西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咸陽縣東

惜露臺除肉刑痌瘝百姓

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為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坐法當刑妾思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没為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帝詔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緹音啼

賜几杖却獻馬紅朽因陳

時吳王濞詐病不朝帝賜以几杖老不朝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班固曰文帝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景帝賴條侯剗平七國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御史大夫鼂錯數言吳王濞有反謀宜削其地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遂反聞膠西王卬勇好兵面約之又發使約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皆反吳王罪狀鼂錯欲誅之因并楚兵攻梁梁城守睢陽初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至是帝拜亞夫爲太尉將兵擊吳楚屯滎陽時吳攻梁急帝使告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以輕騎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出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濞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誅　膠西今山東膠州菑川縣名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膠東今萊州府即墨縣濟南府名雎陽屬開封府　諡法布義行剛曰景亞夫周勃次子封條侯沛人

服朝衣斬東市鼂錯冤魂

初七國反以誅鼂錯爲名錯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因竇嬰入見於帝帝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曰願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僕射鄧公爲校尉以言軍事見帝帝曰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强大故請削之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鼂錯音朝厝史記註錯如字讀潁川人號智囊袁盎字絲高陵人適音摘鄧公名先

貶中宮廢太子存心刻薄

▼皇后薄氏帝廢之太子名榮栗姬所生膠東王徹王夫人所生初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譖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賢之遂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恚恨而死

臨江府名屬
江西嫖音疋

置大胾顧尚席終害功臣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因不食死
胾音恣

漢武帝仗雄才改元建號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帝雄才大畧聰明善斷即位始創年號爲建元元年　謚法威彊睿德曰武

喜功名務廣地黷武窮兵

帝好大喜功開疆拓地北却胡南平粵朝夜郎降羌僰兵連不已饋運不休故財用奢靡而海內虛耗
夜郎今國名姓竹氏故址在貴州北羌三
南之州裔夷夷國今馬湖府屬四川

興禮樂舉孝廉明經策士

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正郊祀作音樂尚文章首策賢良方正之士即得廣川董仲舒爲一代大儒從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公孫弘等請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於時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　漢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廣川今河間府景州　仲舒爲江都膠西二相　公孫弘字季淄州人封平津侯

任衛霍奪天山空了王庭

帝嘗過姊平陽公主家悅謳者衛子夫送入宮立爲夫人尋立爲皇后子夫同母弟衛青本姓鄭父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冒姓衛爲侯家騎奴旋召爲建章監侍中既而爲大中大夫會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帝令青將兵擊之右賢王飲醉青夜至圍之右賢王潰圍北去得裨王十

餘人衆萬五千人畜數十百萬帝拜青爲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爲驃騎校尉斬捕首虜過當帝以去病爲驃騎將軍使將萬騎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至祁連山渾邪王殺休屠王降帝又令青與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出塞千餘里度幕至寘顏山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兩軍出塞斬殺合八九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青七擊匈奴爵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去病六擊匈奴爵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冠軍侯　祁連山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故名王庭單于所都處無城郭穹廬前地若庭也焉支山在陜西行都司東南出臙脂後失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幕單于置廬帳地寘顏山即單于築城以居漢降將趙信處在韃靼國中右北平今直隷永平府狼居胥山在沙漠北瀚海大海名在火州柳陳城東沙漠之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　休屠音朽諸衛青字仲卿謚曰烈去病謚景桓俱平陽人

求善馬任貳師遠征大宛

初帝使張騫通月氏歸言西域大宛多善馬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使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肯與帝拜寵姬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宛至宛圍其城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疋封廣利海西侯　月氏匈奴號大宛西域國名貳師城在大宛國　氏音支張騫字子文城固人封博望侯

泛樓船破南越彊弩將軍

初南越相呂嘉殺漢使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追得之以其地爲南海珠崖等九郡博德後拜彊弩將軍　南越是時兼廣東西貴州之地桂陽今郴州豫章今江西南昌府尋陿史記陿作陝地名在始興郡西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番禺縣名屬廣州府九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南海今廣州蒼梧今梧州府鬱林州名屬梧州府合浦縣名屬廉州府交阯九真日南今俱屬安南珠崖今瓊州府厓州儋耳今儋州屬瓊州府

只可惜不封侯數奇李廣

文帝時李廣爲武騎常侍嘗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後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衞青北伐廣以前將軍自請居前青陰受帝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不聽廣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自刎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　數奇言其運數不偶　李廣隴西成紀人

孫李陵陷虜庭太史宮刑

李廣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與貳師將軍擊匈奴陵將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值擊殺數千人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遂急攻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帝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遊說下遷腐刑後蘇武歸陵語武曰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蘇子卿牧羝羊上林鴈帛

天漢元年帝遣中郎將蘇武與常惠使匈奴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召武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曰汝爲人臣子背主降虜何以汝見爲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徙北海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至昭帝元始六年壺衍鞮單于立國内乖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李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武留匈奴凡一十九年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賜爵關内侯

汲長孺臥淮陽戇直難容

汲黯始爲謁者以數切諫遷爲東海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時帝方招文學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後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上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泣曰臣病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淮陽今陳州屬開封府東海今海州屬淮安府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

尊異起李少君文成五利

方士李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帝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帝自帷中望焉乃拜爲文成將軍方士欒大見帝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以衛長公主妻之　蓬萊山相傳在東海中四面環以弱水乃仙人遊息之所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

樂巡遊纂封禪耗費殃民

初司馬相如死遺書勸帝封泰山會得寶鼎乃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帝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於元封元年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還祭黃帝冢而釋兵又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祠八神還至奉高封泰山禮畢獨上泰山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帝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凡周行萬八千里二年方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乃還祠泰山五年冬南巡江漢望祀虞舜又至泰山增封祀還郊泰時太初元年如泰山禪蒿里望祀蓬萊天漢三年東巡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還祀常山瘞元玉太始三年東巡瑯琊浮海而還是時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異於秦始皇無幾矣

緱氏漢縣故址在河南偃師縣南中嶽嵩山八神一天二地三兵四陰五陽六月七日八四時相如字長卿成都人

遣方士求神仙法行沈命

帝發船求蓬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者千數至是封泰山無風雨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帝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乃還元封二年如東萊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太初元年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其眞後帝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時帝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帝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歲乃頗得其渠率然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沈没也敢避匿盜賊者没其命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率音帥

巫蠱興輪臺悔堯母名門

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咒詛帝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以充治巫蠱獄充入宮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遂收

充斬之因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帝詔丞
相劉屈氂收捕反者與太子戰太子敗南奔皇后自
殺後太子自經死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
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亡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
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
車師以遼遠乏食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乃者貳
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
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也朕不忍聞趙婕妤居鉤
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弗陵帝曰聞昔堯十四月
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輪臺
在車師國西千餘里鉤弋宮婕妤雙手反曲如鉤武
帝親自披之遂伸故以名宮 氂音離婕音
接妤音于女官名婕言接幸於上妤美稱

漢昭帝儘聰明堪憐命夭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武帝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政桀為丁外人求封
侯光不許桀怨之以燕王旦為帝兄不得立怨望遂
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
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
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

光聞之止畫室中詔召光入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何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天假之以年而又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乎享國不永壽二十二崩

出都肄郎羽林都大也肄習也郎與羽林皆宿衛之士言光出大閱試肄習郎羽林武備於道上稱蹕也畫室集覽曰先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霍光令光止畫室有所倚也正誤曰謂彩畫之室非以賜光之圖又畫於室中也陳仁錫曰疑是漢大臣待罪之所即古畫地爲牢之義伏青蒲詣請室可類推也　諡法聖聞周達曰昭霍光字子孟去病異母弟諡宣成

昌邑王無德行不似人君

昭帝無嗣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名賀即位賀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以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而立之光曰於古曾有此事否延年曰將軍若能行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率羣臣奏太后召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

樂府樂器擊鼓讀吹作俳倡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
太后曰悖亂如是耶復讀曰受璽二十七日使者旁
午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
誼恐危社稷不可以奉宗廟當廢太后詔曰可光脫
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　昌邑縣名屬
萊州府　延
年字子賓

漢宣帝尚刑名兼王雜霸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霍光等迎立之帝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天下太子仁柔好儒嘗侍
宴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
制度本以霸王道襍之奈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
謚法聖善
周聞曰宣

立中宮求故劍忠厚存心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
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　光女名成君

霍禹雲覆宗祀禍基驂乘

帝初立霍光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婿外孫根據於朝光妻顯復令女醫淳于衍毒皇后許氏而内已女爲后及光卒帝拜子禹爲右將軍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後霍氏驕侈縱横帝頗聞殺許后事乃徙光諸婿收其印綬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代之顯及禹雲山見日侵削怨望謀廢天子事覺雲山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初帝謁見高廟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

安世字子孺

封富平侯

瓚按司馬公曰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朱青巖曰霍光爲魏相飲恨光在不能報光死即爲危言以中之顯禹母子輩又不肖使相之言驗竟莫遺一孤以奉光祀温公謂孝宣寡恩而不知禍由給事中魏相爲丞相也其獄辭云霍氏怨相謀矯大后詔斬丞相然後廢天子則霍氏之獄豈非與魏相爲終始者哉乃謂禍始驂乘不亦鑿乎前人無爲此論者並錄以資論古

識云

楊惲誅寬饒刎太刻威刑

平通侯楊惲以太僕戴長樂告惲怨望免爲庶人惲旣失位家居治產業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戒之惲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晃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虧長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或告惲驕奢所致案得所與會宗書帝惡而斬之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罰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饒引佩刀自刭北闕下衆莫不憐之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而趙蓋韓楊之死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不亦甚哉 安定今鎮原縣屬平凉府

寬饒字次公魏人趙

廣漢字子都昆吾人

增戶口集鳳凰循良奏效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凰集膠東集北海集魯集京師神爵四年鳳凰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又集杜陵集新蔡胡氏曰宣帝之世鳳凰何爲數來豈臣下窺見其微意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歟以張敞所論鶡鵲者觀之亦可見矣帝起於閭閻稔知民瘼慎刺史守相之任重良二千石之寄凡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封建成侯

致中興思輔佐圖像麒麟

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前將軍龍雒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太僕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邱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凡十一

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博陸今平陸縣屬山西平陽府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内未央宮之左蕭何造以藏秘書宣帝圖畫功臣於此　充國字翁孫上邽人諡曰壯魏相字弱翁定陶人丙吉字少卿魯人梁邱賀字長翁瑯琊人望之字長倩蘭陵人

漢元帝重名儒優柔不斷

元帝名奭宣帝太子宣帝以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元帝班彪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丞相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尹起莘曰元帝繼統之初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反爲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戚宦用權也　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匡衡　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周堪字少卿貢禹字少翁瑯琊人廣德字長卿沛人元成字少翁丞相扶陽侯賢之子父子俱拜相封侯匡衡字稚圭東海人拜相封樂呂侯

遣王嬙嫁胡虜短見和親

齊國王穰女王嬙字昭君獻之元帝帝后宮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多賂畫工昭

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後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昭君行召見貌爲后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遂不復更乃按書工毛延壽樊青等俱棄市單于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

漢成帝志荒淫溺情飛燕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溺於酒色與張放等宴樂禁中荒淫媟黷嘗微行過陽阿公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大幸廢許后立飛燕爲皇后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忽天災躭禍水委棄宗祊

帝時災異迭見靡歲不有而天地變異有他時所絕無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杜欽谷永上言以爲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王章劉向等上封事以爲王氏外戚專政所致帝皆知而不能用惟溺於酒色自飛燕入宮之後有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劉向以

王氏愈盛上封事極諫曰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
移於外戚縱不爲身奈宗廟何 拔香殿名宗祊一
書易祊爲臣指劉向爲宗臣棄向言而不用也谷
永字子雲王章字仲卿爲京兆尹劉向字子政本名
更生楚元王四世孫唐貞觀中
配享文廟宋祥符中封彭城伯

憂外戚勢逼君上書梅福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帝不納 南昌今江西南昌府福上書後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爲仙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

請尚方斬馬劒折檻朱雲

太史安昌侯張禹雖家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切譏王氏帝至禹第示禹禹恐爲所怨對曰災異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宜無信用帝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賜

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帝問誰也對曰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力救得免及後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安昌今懷慶府河内縣槐里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　張禹字子文河南軹人朱雲字游平陵人

漢哀帝建平初天星屢隕

哀帝名欣定陶王康子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即位改元建平元年正月隕石北地十六九月隕石於虞二　北地今寧州屬鞏昌府虞今虞城縣屬歸德府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嬖斷袖疎正言漢德頹傾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和柔便辟得幸於帝常與帝臥起晝寢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帝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東園秘器珠襦玉押無不備具貴震朝廷僕射鄭崇極諫帝遂數以職事責崇竟殺之欲賜賢爵關內侯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切諫帝詔切責之竟

吾母將隆奏言便辟弄臣而以天下公器給其私門
非所以示四方帝不悅左遷爲沛都都尉帝又託傅
太后遺詔益封賢二千户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詔
書切諫帝大怒下嘉獄殺之時賢年二十二帝以爲
大司馬衛將軍百官皆因賢奏事權侔人主朝野側
目

漢平帝莽專權三綱絕矣

平帝名衎元帝庶孫中山王興之子哀帝無嗣召入爲太子即位時年九歲以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鈺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等議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驚懼之因令歸政衛氏於是夜灑血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章腰斬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亦殺之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挂冠東都城門歸將家屬

浮海客於遼東　北海郡名今青州府
謚法布綱治紀曰平逢萌字子慶昌邑人

酒杯中置毒藥矯假金縢

帝益壯以衛后故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
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敕
諸公莫敢
言帝尋崩

擁立著漢嬰兒名為孺子

太后議立嗣時元帝世絕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
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
徵宣帝元孫選立廣戚侯顯之子嬰為皇太子號為
孺子時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故立之　廣戚
漢縣名故城在徐
州西北沛縣境內

攝皇帝陳符命篡了龍廷

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
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於是羣臣奏請安漢公踐祚
服天子韍冕南面朝羣臣車服警蹕皆如天子制謂
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以皇帝之詔稱制君

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到未央殿前莽奏臣
與太保舜等視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
臣莽敢不承用請號令天下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
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爲兩
簡一署曰天地行璽一署曰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
帝金策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
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至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
上帝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高皇之靈承天命傳
國金策之書予敢不欽受巳御王冠即眞天子位建
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使王
舜請璽太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
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
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舜言莽必欲得璽
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出璽投之地莽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
莽從之策命孺子爲安定公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
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
威命不得如意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凡與謀簒爲
符命者皆得封侯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爲四輔三公
四將凡十一公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
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皆授新印綬漢諸王爲公

者悉上璽綬爲民漢統至是中絶　前輝光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梓潼縣名屬保寧府安定漢縣名故城在延安府

王莽亂十八年落頭威斗

王莽居攝二年初始一年簒位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四年共十八年初莽以五石銅鑄爲威斗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後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曅開關迎建莽率羣臣至南郊陳具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哀者除爲郎時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予何羣臣扶莽至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其首軍人分裂莽身支解臠分之居二日鄧曅申屠建入長安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析川縣屬南陽府臺在池中水浸之故名漸臺宛令

南陽府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承明殿

名紺深青而揚赤色礿通作均戎事上下同服　避

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斗狀如勺今尺長一尺

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湅銅斗重三斤九兩

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第二十六

枓食器又南史載開元武湖於古塚得一銅斗有柄

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塚外

一在塚内必甄邯之墓俄啓塚又得一斗有石銘大

司徒甄邯墓則當時威

斗有以賜大臣者矣

淮陽王號更始委柄庸人

春陵戴侯曾孫劉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

兵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劉縯縯光

武之兄也新市平林將軍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

定策立元爲皇帝大赦改元更始元年元納右大司

馬趙萌女爲夫人遂委政於萌日夜讌飲萌專權自

恣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由是關中離心後光武即

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春陵城名在襄陽府棗陽

縣南平林漢縣名故城在湖廣隨州東北新市在德

安府孝感縣

漢光武起南陽二十八宿

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生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三世徙封於南陽白水鄉改白水爲舂陵買少子外生回回生欽欽生秀至是與宛人李通等定謀起兵後得二十八將以定天下世謂之上應二十八宿角木蛟太傅高密侯鄧禹胃土雉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亢金龍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昴日雞河南尹阜成侯王梁氐土貉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畢月烏瑯琊太守祝阿侯陳俊房日兔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參水猿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心月狐執金吾雍奴侯寇恂觜火猴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尾火虎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危月燕左曹合肥侯堅鐔箕水豹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鬼金羊上谷太守淮陵侯王霸斗木豸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柳土獐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牛金牛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星日馬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女土蝠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張月鹿大將軍槐里侯萬修虛日鼠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翌火蛇太常靈壽侯邳彤井木犴衛尉安成侯銚期參水猿驍騎將軍

昌成侯劉植室火豬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壁水㺄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奎木狼捕虜將軍陽虛侯馬
武婁金狗驃騎將軍慎侯劉隆范蔚宗曰中興二十
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
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智能之士㞢長
沙府名　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鄧禹
字仲華新野人吳漢字子顏南陽人賈復字君文南
陽人陳俊南陽人耿弇字伯昭寇恂字子翼昌平人
傅俊字子衛襄陽人岑彭字君然棘陽人堅鐔字子
伋襄陽人馮異字公孫父城人王霸字元伯潁陽人
李忠字仲都景丹字孫卿櫟陽人萬修茂林人蓋延
字巨卿漁陽人耿純字伯山臧宮字君翁馬武字張
子湖陽人祭遵
字弟孫潁陽人

戰昆陽誅王尋際會風雲

更始拜劉秀爲偏將軍狥昆陽定陵郾皆下之王莽
遣王尋王邑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
驅諸猛獸以助威武漢兵皆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
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時城中惟八九千
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城收兵尋邑
縱兵圍昆陽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合戰秀敗之諸將喜曰劉將軍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乘之秀從城西衝其中堅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萬數邑遁去盡獲其軍輜重於是豪桀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昆陽故城在葉縣定陵在舞陽縣滍水在葉縣今因以名驛俱屬南陽郾城屬開封府

痛親兄被傷殘獨居涕泣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誅之縯步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誅之縯固爭並殺縯秀自父城馳詣宛謝縯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伯升縯字父城漢縣名故城在南陽汝州東南

漢官儀幸尋觀三輔巡行

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
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
見司隸僚屬皆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
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漢武
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取輔車相依之意

滹沱河險些兒乘氷得渡

蕪蔞亭麥豆粥患難君臣

更始以劉秀行大司馬事北狥薊會薊反應王郎秀
趣駕而出至蕪蔞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晨夜兼
行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
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恐驚衆乃詭曰氷堅可
渡遂前至河河氷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氷解至南
宮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
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後異治關中人上章言異威
權日重百姓歸心帝以章示異異惶謝詔報曰將軍
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至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珍寶錢
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謝曰願君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薊今順天府蕪蔞亭在眞定府饒陽縣北亭亦在焉滹沱河源出太原府自鹵城縣從眞定過霸州文安入海南宮縣名信都今冀州已上俱屬眞定府巾車鄉在汝州　蔞音樓

擊銅馬推赤心關西投死

更始立秀爲蕭王王擊銅馬諸賊於鄡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降之降者不自安王敕令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心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帝爲銅馬帝　銅馬賊之號蕭今徐州蕭縣鄡縣名今省地理志鉅鹿有鄡縣

斬王郎燒文牒反側安心

莽時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眞子子輿人多信之立郎爲天子於邯鄲王將兵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牒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邯鄲今廣平府　王郎名昌

豁達度重循良褒封卓茂

西州上將軍至是使馬援奉書洛陽見帝援曰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歸語囂曰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與高帝同宛人卓茂恬淡樂道哀平間為密令吏民親愛之及莽居攝免歸帝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彼摧堅陷敵權畧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置諸羣公之首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也　天水今鞏昌府秦州密縣名今屬開封府　卓茂字子康

嚴子陵同夜臥警動星文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光變姓名隱遁帝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既至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富春山後人名釣處為嚴陵瀨焉　光字子陵
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記作嚴富春山在嚴州府桐
廬縣西三十里號錦峰繡嶺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
釣臺　咄音啜子陵小字狂奴新野人其妻梅福季
女世傳子陵為餘姚
人謬矣有古碣可考

三十萬青銅錢賞强項

董宣為雒陽令帝姊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
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
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
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
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文叔光武字雒本作洛光武以漢火德忌水改為雒
漢名奴為蒼頭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湖陽公主名
黃

見面於門間郅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中
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中東門侯爲參
封尉　雒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每門侯一人司啓
閉上東門者寅方門中東門者卯方門叅封縣名
郅惲字君
章西平人

只可惜薏苡讒伏波藁葬

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帝以新息侯馬援爲伏波將
軍討之斬側貳立銅柱爲界後復遣征武陵蠻卒於
軍虎賁中郎將梁松搆陷之帝追收新息侯印綬初
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寔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
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城西
前雲陽令朱勃上書訟之帝意始解　新息今河南
息縣武陵今常德府雲陽故城在涇陽縣西北　馬
援字文淵
茂陵人

談時政太激切枉殺韓歆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帝每不能容歆於帝前證歲將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復遣使宣詔責之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廢郭后寵麗華皇儲易位

帝微時嘗曰任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至是以皇后郭氏寵衰廢之立陰氏爲皇后太子彊以母廢意自不安郅惲說太子辭位願備藩國至是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郭后名聖通廢爲沛太后

易妻諷事不諧調笑朝廷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大司空宋弘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宋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封宣平侯

信圖讖詘桓譚不無遺議

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蓋諸巧慧伎數之人矯稱讖記以欺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丞道病卒　讖記之書曰符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赤伏符之名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夸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六安州名屬廬州府　桓譚字君山宿州人

保功臣謝西域終是賢君

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時列侯惟鄧禹李通賈復三侯與公卿參議國事餘俱以列侯就第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先是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請置都護帝以中國新定不許後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西域諸國上書再請都護帝報曰今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

東西南北自在也尹氏曰西域數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畧之意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莎車本西域之城名初單于別種呼屠萬年據之而自立後遂以莎車名國車師即姑師其國有前王後王

漢明帝念勲勞雲臺圖畫

明帝名莊原名陽光武太子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勲臣四人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豐侯竇融太傅宣德侯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温煖而芳故名椒房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王常字顏卿舞陽人

幸橋門拜更老偃武修文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時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莫不受經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單于亦遣子入

外故曰圜橋門　桓榮字春卿懷遠人

佛法像入中原金仙托夢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博士蔡愔等之天竺求佛法迎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於是中國始傳其術而圖其形像焉此佛法入中原之始也　天竺西域國名在大夏東南清涼臺在北鴈門郡外顯節陵即帝壽陵

取哀牢懷鄯善率土歸心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户内附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帝遣耿秉竇固伐北匈奴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踈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乃詔侍胡詐之侍胡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會其吏士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　哀牢國名今雲南永昌府鄯善即樓蘭國也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

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耿秉字伯初封羨陽侯班超字仲升

班虎頭通西域三十六國

班超起自書生家貧為官傭書以養母嘗投筆有萬里封侯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至是立功西域帝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復以超使于寘其王廣德亦殺匈奴使者以降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者六十五載至是通者三十六國

于寘西域國名　寘音田

耿校尉困疏勒拜井泉生

奉車都尉竇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遂以司馬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北單于率二萬騎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金蒲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北單于擁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湧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單于單于以為神引去

疏勒西域國名在莎車東北　耿恭字伯宗

漢章帝尚寬仁慈為長者

之以寛帝納其言每事務於寛厚賀氏曰章帝書詔
十六爲愛民恤刑而發者十眞仁慈之主哉范曄曰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苛切事從寛
厚平徭簡賦而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謚法温克令儀曰章

命曹褒修漢禮獎諭儒臣

博士曹褒請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言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司馬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异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依準舊典襍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曹褒字叔通

馬太后慎滿盈停封諸舅

馬太后伏波將軍馬援之女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時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爵諸舅之故太后詔曰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闇澍雨之應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後三年帝封馬廖爲順陽侯防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太后聞之曰吾雖老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帝不許乃受爵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除誹謗納正諫赦罪崔駰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事下有司僖等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異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漢和帝禮賢才承家柔善

鋤竇憲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外乂安方諸章帝實過之矣　謚法不剛不柔曰和

任中官尊外戚消長因循

時帝年十歲竇太后臨朝后兄竇憲以大將軍位在三公上專權僭逼遂生逆謀帝與宦官鄭衆謀誅之

徐昭文曰夫害政亂國者非外戚則宦官也竇憲伏誅鄭衆因而封侯東漢之亂實基於此外戚宦官迭為消長馴致桓靈卒以亡漢可勝歎哉　中官外戚詳見下文

任竇憲擊匈奴燕然勒石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竇憲恐分權遣客刺殺之太后怒憲懼因求擊北匈奴以贖罪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固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兇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都鄉縣名故城在涿州西北稽落山在燕然山南燕然山在單于速里烏地中

倚鄭衆芟大憝虎殪狼興

竇憲自北伐有功之後擅權自恣與鄧疊鄧磊及憲婿郭舉之父璜共爲謀逆帝以朝廷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遂與衆定議誅憲詔執金吾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帝封衆爲鄛鄉侯宦者封侯始此胡致堂曰和帝年纔十四乃選用秘臣勒兵收捕朝廷肅清足以遠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鄭衆以有大功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顧氏曰和帝幼沖權在竇氏獨起宸斷殲厥大憝但鄭衆封侯似乎拒虎進狼耳

鄛鄉在南陽

班孟堅人物志縱橫九等

班固字孟堅著漢書撰古今人物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

下下縱橫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畧要云用修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以乖其名且表名古今而篇中不列漢人尤爲不愜　班固扶風安陵人

著漢書未得就女弟嗣成

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起高祖下終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凡百篇逮上之十志未畢竇憲誅以固爲竇氏賓客洛陽令种兢舊銜固捕繫之遂死獄中所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昭踵而成之昭字惠姬爲曹壽妻壽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大家作女誡七章　班彪字叔皮

漢殤帝襁褓中權歸鄧后

殤帝名隆和帝長子有痼疾少子隆生纔百餘日鄧太后臨朝顧氏曰殤帝崩在襁褓鄧后終利幼弱

襁褓正義曰襁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褓顏師古曰即今小兒被　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坐龍牀八箇月葬入康陵

帝即位八月崩壽未二歲葬康陵綱目按質帝紀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與庚字相似或誤爲康章懷註云在愼陵塋中庚地合二說觀之當作庚陵

漢安帝邸第時頗多祥瑞

安帝名祜章帝廢太子清河孝王慶之子在邸時即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　謚法寬容和平曰安

即位後母臨朝長統昌言

帝年十三即位後鄧太后臨朝十五年時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仲長統昌言曰光武忿强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使陰陽失和水旱爲災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

盡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怨毒侵叛土崩瓦
解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
致愚疾耶治亂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後獻帝朝
荀彧舉爲尚書令　仲長姓
統名　統字公理鉅野人

楊伯起愼四知却金暮夜

弘農楊震字伯起孤貧好學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大將軍鄧騭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
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
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
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　弘農今河南陝州荊州府名　屬湖廣
東萊今萊州府昌
邑縣名屬萊州

虞武都破西羌增竈行兵

諸羌反亂殘破并凉鄧太后聞虞詡有將帥畧以爲
武都太守擊羌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不
進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
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

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行二百里何也詡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羌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强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詡乃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圍解詡悉陳其兵衆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設伏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一郡遂安　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崤谷在　河南永寧縣北赤亭在隴西縣　虞詡字升卿武平人

親政事奉和熹尊崇乳媪

鄧太后號和熹皇后帝少聰明及長多不德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誣告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帝怒太后宗族俱免官没入貲產太后兄鄧隲等皆自殺天下冤之尹氏曰帝親政之後追怒鄧氏遣責竄戮至於没入貲產而怒猶未息必盡置死地而後已

母令居外舍聖等皆忿恚後封王聖爲野王君詔遣
使者大爲王聖起第震又疏曰帑藏匱乏而爲阿母
起第爲費巨億天下讙譁帝不聽衆等遂共搆之夜
遣使策收太尉印綬震飲酖而卒道路皆爲隕涕胡
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右者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
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　媪女
老稱也　和熹后名鄧綏媪音襖
瓆按安帝親政後追怒太后則
不得云奉和熹矣奉當作怒

東南巡至葉縣不得回京

延光三年二月帝東巡三月回宮四年二月南巡至
葉縣崩於乘輿閻顯江京等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
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
四日至洛陽　葉縣今屬南陽府

閻太后戀垂簾北鄉侯繼

安帝崩尊閻后爲皇太后太后欲久專政貪立幼年
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懿即
位懿時爲北鄉侯　北鄉鄉名在
濟南府長清縣　安帝后名閻姬

襁褓中未七月遘疾而薨

瓚按王季延彈詞序云用修間有疎漏漢安之迄漢順中遺北鄉侯是北鄉襁褓二十字當爲延季增補矣今查史載北鄉侯是時年十歲在位七月病薨未在襁褓中也即此一事下筆便誤甚矣史學之難而用修之才爲不可及也

漢順帝十九侯迎來即位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等迎濟陰王保即位年十一是爲順帝收顯誅之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王康王國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梁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十九人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 謚法慈和徧服曰順

抑忠良尊后黨地坼山崩

帝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寵尊后黨以后父商爲大將

亦乳母宋娥封山陽君裂土開國寔乖舊典梁氏了
弟宜令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帝以固爲議
者皆疾之詐爲飛章陷其罪出爲洛
爲忠直數爲左右所毀以災異免皇甫規
異不息殆以姦臣權重所致大將軍冀弟兄
謙節夫君者舟也將軍弟兄操檝者也如其怠弛
淪波濤冀忿之免歸凡忠良之士有恨於冀者皆中
傷之是時年年地震金城隴西山崩涼州地自九月
至十一月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民壓死
甚衆

枉却了能直言埋輪風節

帝遣杜喬張綱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
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以外戚蒙恩專
肆貪饕仇害忠良書奏京師震竦帝
雖知綱言直不能用　張綱字文紀

聽中官養子襲爵賞何輕

帝德中官立已之功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文明二帝中官常侍賞賜裁滿數金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也書奏不省尹氏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此唐李中敏書判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於漢夫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而順帝乃聽以養子襲爵愛厚宦官欲其流澤蕃衍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

冲一載質半年皇親跋扈

冲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崩冲帝無嗣梁太后立渤海孝王之子纘是為質帝帝少聰慧嘗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宰輔李固曰朕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在位半年 渤海今滄州屬河間府 謚法幼小在位曰冲忠正無邪曰質

主威移君壽促敗在桓靈

時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

二帝連喪李固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嚴重乃迎立
蠡吾侯志是爲桓帝帝先爲梁冀所制後與中常侍
單超等定計誅冀即封超五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
兄弟姻戚宰州臨縣虐徧天下與盜無異且海內人
譽爲官官所嫉激成黨錮之禍流毒更烈桓帝崩無
子立清河王曾孫宏是爲靈帝聽官官曹節王甫等
殺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復治鉤黨錮及五屬一人
逃死禍及萬家自言張常侍讓是我父趙常侍忠是
我母以致黄巾作叛漢祚敗亡賀善曰靈帝信官豎
殺忠賢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
於桓也　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五服内之親蠡吾今保定府蠡縣　順帝后商女名
梁妠桓帝后商女名梁女瑩鄧猛梁冀以爲已女亦
立爲后是
爲三后

處士議秀才風攢成禍黨

自章帝以來有道之士多隱居不仕朝廷以處士徵
聘多不就士論高尚其風桓帝初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即位福爲尚書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

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時李膺爲司隸校尉有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帝震怒逮捕黨人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陳蕃極諫帝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賈彪入洛陽說竇武霍諝使訟之帝意少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之滂曰滂欲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改容爲幷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黨人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伯武房植字仲進周福字孟博范滂字公孝岑晊字元禮李膺字仲舉陳蕃字叔茂王暢字甘陵今廣平府清河縣汝

游平茂陵人

八顧廚八俊及復有三君

初膺等雖廢錮天下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　張儉字元節濟寧人

誰得似申屠蟠超然評論

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後滂等果罹黨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梁碭今徐州碭山縣　蟠字子龍陳留人

生殺權憑宦寺鬬起黃巾

桓帝崩陳蕃竇武用事復舉用李膺等及陳竇被殺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竝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李膺等請下州郡考治時帝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欲爲不軌帝曰不軌欲何如曰欲圖社稷帝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衞尉楊球惡節等放縱節誣以交通書疏謀議不軌皆下獄死又怨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皆誣陷死會黃巾賊張角兵起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作亂民所以附者皆由十常侍宗親典據州郡侵掠百姓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大寇自消帝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因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時宦者封諝徐奉等密與賊角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告之詔下冀州逐

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角知事露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天下響應後中郎將盧植討破張角角死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上之帝怒責讓而不能罪北地太守皇甫嵩討角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帝以檻車詔植還徵王允下獄減死論罷嵩收還印綬以討張角功封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皇甫嵩字義眞安定人

何國舅召外兵草來千里

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以后兄進爲大將軍中常侍蹇碩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收碩誅之校尉袁紹因說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許紹又爲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召董卓卓時討羌賊即時就道上書請收張讓等讓知進召外兵圖已與段珪等率其黨數十人詐以太后詔誘進入嘉德殿伏兵斬進紹聞進被害引兵屯闕下閉北宮門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公卿無從者惟尚書盧植及中部椽閔貢夜至

河上貢責讓等手斬數人讓懼投河死卓迎帝於北芒阪下時京師有千里草何青青之謠蓋以千里草合字為董也朱文公詩曰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　北芒山名在河南府城北

廢弘農扶獻帝逼劫咸秦

卓迎帝與帝語語不可了更與陳留王協語無所遺失卓以協雖王美人所生為董太后所養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及帝還宮以卓為司空卓大會百僚曰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遂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是為獻帝卓自領前將軍加節鉞更封郿侯旋自為相國後山東州郡兵起卓欲徙都關中以避之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擄更收諸富室誅之沒入其財物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積屍盈路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塚墓收其珍寶逼劫車駕西遷長安　諡法聰明睿智曰獻

袁本初抗虎威關東亡命

初董卓謀廢立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董侯

天下今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卓拔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我刀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購求紹急周毖曰紹恐懼出奔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聚徒衆山東非公有也卓即拜紹渤海太守紹在渤海是時豪傑欲起兵討卓者多歸心於紹焉

袁紹字本初

曹孟德散家財起義連盟

卓以曹操爲驍騎校尉操謀誅卓被覺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與關東州郡起義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曹操字孟德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其不復姓者因當時有以讖進者云古官職不言曹自漢名官盡爲曹至吏亦言屬曹卒亦言侍曹非天意乎遂不復姓

十八路衆諸侯無能討賊

曹操袁術孔紳韓馥劉岱王匡張邈喬瑁袁遺鮑信孔融張超陶謙馬騰公孫瓚張揚孫堅袁紹是爲十八路諸侯共起兵討賊卓遷駕長安諸侯忌嫉離心俱各解散惟曹操追卓於滎陽敗還孫堅擊卓卓走

傳奇語何得誤用

堅至洛陽修塞
諸陵引還魯陽

王司徒連環計膏火臍燈

卓以王允爲司徒允外相彌縫内謀王室屈意承卓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卓愛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免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月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允使僕射士孫瑞書詔授布及卓入朝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衞士服守北掖門卓入刺之卓傷臂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置卓屍通衢卓體肥軍士以炷置卓臍中爲燈光明照達膏流滿地百姓歌舞於道　傳奇有玉連環記王允有義女貂蟬允以環賜之以蟬陽許呂布暗獻董卓布不平乘間入鳳儀亭與蟬語卓見之奪戟擲布史所不載

董卓死汜傕來長安再亂

董卓既誅卓部將李傕郭汜還至陝遣使求赦不得

長安呂布軍内反引傕衆入城呂布戰不勝[illegible]
同去允曰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允之願也如不獲
則奉身以死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傕等
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傕於城門下伏地
曰董卓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
也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下見之傕等收允殺
之傕汜稠及張
濟自為將軍

兩猜疑私戰鬬劫質公卿

傕與汜稠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
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
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放兵入掠宮
人御物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傕
汜汜留太尉楊彪等十人為質彪曰羣臣共鬬一人
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
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傕汜相攻連月張濟自陝西
至欲和傕汜遷帝權幸弘農帝思舊京車駕東出至
新豐汜黨謀脅帝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帝幸楊奉
營至華陰濟與承奉不相平復與傕汜合帝幸弘農
傕等共追帝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
無算承奉詭與傕連和而密遣使招故白波帥李樂

韓暹率衆來共擊傕奉等復大敗乃奉帝渡河幸李樂營御牛車至安邑乘輿在棘籬中門户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連和傕乃放百官歸宮人奉暹奉帝東還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

操救駕效桓文移都入許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今鑾輿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天子以從人望大順也操自將兵詣洛陽既至引議郎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惟有移車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許今開封府許州

自加官自進爵亂世奸雄

帝遷許昌操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尋自為丞相未幾復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進位諸侯王上後自爵為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初曹問汝南許劭曰我何

武平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

服三樂則四朱户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

秬鬯　許劭字子將平輿人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挾天子令諸侯垂涎漢鼎

初曹辟毛玠為治中從軍玠曰夫兵義者勝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則霸王之業可成荀彧亦謂操因此時奉天子以從人望操從其策諸葛亮謂先主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捷錄曰曹操晚年用天子車服儼然與至尊無二乃至終身朶頤羊鼎曾不得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

弒中宮殺皇子側目無君

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有娠請不得皇后伏氏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令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使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户藏壁中歆壞户廢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帝顧謂慮曰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司馬

公曰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無君之心久矣尹氏曰操殘忍桀逆遂至弒天下之母而不顧其兇威虐燄不在莽卓下　伏后名壽后弒立操女節為后

擒呂布破張超橫行四海

初汜傕之亂呂布自武關奔南陽依袁術又去術而從張揚於河內陳宮說陳留太守張邈與弟廣陵太守超共迎布為兗州牧以拒操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布遂據濮陽操還攻之敗布於定陶斬布將薛蘭遂拔定陶布走投劉備於徐州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邱操圍之邈為其下所殺雍邱潰超自殺後袁術攻備以爭徐州布襲備下邳取之備困降布布使備屯小沛布旋又攻備備走歸操操益其兵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布復遣高順等攻破沛城備單騎走荀攸勸操自擊布布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操引沂泗灌城布困迫布將魏續等縛高順率衆降布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布見操曰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遂縊殺之史稱其橫行中原芟刈羣雄幾平海內　下邳今淮安府

走袁術定劉表叱咤風雲

袁術以揚州牧僭帝號於壽春後資實空虛乃歸帝號於兄紹操遣劉備邀擊之術還走壽春歎曰袁術乃至是乎憤慨嘔血死劉表為荊州牧操擊之會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顏氏曰本初覆亡公路野死劉琮獻地張超身亡叱咤風生指顧電掃用軍行師變化若神　壽春今壽州屬鳳陽府新野縣名屬南陽府

戰河北斬尚譚旋梟蹋頓

袁紹為大將軍督河北冀青幽并四州紹三子譚熙尚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遺命立尚曹操攻黎陽尚譚敗走保鄴操將欲追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相爭變成而后擊之可一舉定也引還譚果引兵攻尚尚敗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請救於操操遂攻鄴尚還戰敗走幽州操走入鄴譚復背操操進攻平原拔之譚走南皮操復攻克之斬譚熙將焦觸等逐熙以幽州降操熙與尚俱奔遼西烏桓時烏桓畧有漢民十餘萬户蹋頓尤强為紹所厚欲助尚取故地操

進擊之令田疇爲嚮道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一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逆戰操登白狼山縱兵擊敗之斬蹋頓尚熙奔遼東公孫康斬之送首於操冀州屬眞定府青州屬山東并州今太原府黎陽今濬縣屬大名府鄴今彰德府臨漳縣南皮縣今河間府遼西今永平府烏桓東胡國名蹋頓遼西烏桓別種名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縣東北白檀山名在順天府密雲縣南柳城漢縣名故城在永平府城西白狼山在幽州東北烏桓地中遼東今奉天府

爭漢中降張魯兵不留行

益州司馬張魯以劉璋闇弱遂據漢中操擊之至陽平魯弟衛率衆拒關堅守操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衛別營營中大驚遂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南山入巴中操遂定漢中魯尋降以爲鎮南將軍　益州今成都與雲南皆是漢中府屬陝西陽平關名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南山在保寧府城南一名跨鼇山巴今保寧府

壬戌留旬能入夏矣長午

操將軍夏侯惇與族弟淵勇冠三軍戰輒屢勝所在
攻守操悉倚任而淵爲尤勇操嘗戒之曰爲將當有
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呂布將張遼布死歸曹從征
袁譚譚破別將破遼東賊還操自出迎引共載封盪
寇將軍使鎮合淝以八百人先登陷陣斬孫權二將
幾獲權拜征東將軍封晉陽侯譙國許褚勇力過人
能逆拽牛尾軍中以其多虎而癡號曰虎癡曹操曰
此吾樊噲也從征袁紹拜振威將軍嘗與馬超大戰
謚壯侯

用文才多智士賈董荀程

武威人賈詡少時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先從張
繡勸繡降曹表爲執金吾操領冀州牧以爲太中大
夫軍國大事悉以諮之臨淄侯植有奪適之議操問
於詡詡不對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
景升父子也太子遂定丕立以詡爲太尉初操遣使
請河內太守張揚假塗西至長安定陶人董昭説揚
曰曹今雖弱實天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並表薦之
昭更爲操作書與李傕等致殷勤後操從荀彧策西
迎天子董承拒之昭以楊奉兵彊而少援作操書與
奉奉喜表操爲鎮東將軍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

引昭問計昭進以都許之策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操從之自是得肆行無忌操曰公仕才辦策畧眞世之奇士也拜司徒潁川荀淑孫彧舉孝廉何顒奇之曰王佐才也聞操有雄畧與從子攸歸之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首進奉天子之策凡滅袁紹擒呂布定關中下荊州皆其設奇制勝算無遺策位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攸深密有智防操與語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計事天下尚何憂哉以為軍師謀謨帷幄人莫知其言東阿人程昱先依兗州刺史劉岱岱為黃巾所殺昱歸操操令守鄄城昱曰鄄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操從其言謀無不合初操與紹共起兵紹曰吾西據河北阻燕代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善御之無所不可史稱操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　武威令涼州衛董昭字公仕公達荀攸字景升劉表字文若荀彧字荀淑字季和許州人

好發塚巧立名摸金郎將

操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塚墓

僞爭劉教後代篡竊留心

孫權稱臣於曹陳說天命操以示外侍中陳羣等勸操正大位操曰若天命歸吾吾爲周文王矣陳明卿曰自比文王明使其子篡位也又註見後兒孫句下

西邊有漢中王擁兵蜀郡

劉備據有西蜀擊操敗之遂取漢中後立爲漢中王

東敗與孫討虜赤壁鏖兵

孫權據江東爲討虜將軍赤壁鏖兵註見四卷赤壁句下

想兼併力難加徘徊顧望

曹操素懷兼併之志軍四十萬攻吳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撤軍還後操取漢中張魯降主簿司馬懿曰劉備虜璋蜀人未附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引還法正說備曰操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

侯淵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舉衆往討必克漢中矣　仲謀孫權字

覷山河不得已鼎足三分

初諸葛亮謂孫權曰將軍與劉豫州破曹則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顧氏曰元德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東之吳宰割山河三分鼎峙焉

臨死向銅雀臺分香賣履

操作銅雀臺於鄴令寵妾居及病篤曰吾婕妤妓人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可也操死爲疑塚凡七十二處　銅雀臺在彰德府臨漳縣治南上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

假慈悲將惡擔推與兒孫

司馬公曰操身後事孰大於禪代令操遺令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而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兒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寔以天下遺子孫而

意欲身受漢臣之禪
嫁簒逆之惡於子孫

漢獻帝可憐生一絲殘喘

沒巴鼻無倚靠寄命他人

帝自遷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操每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後操使華歆牽伏后出后徒跣行泣而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恰回首魏曹丕稱王劫禪

操卒子魏王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羣臣因表勸丕簒位獻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丕

貶山陽流落做小可藩臣

丕廢獻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户自廢至薨又十四年太子早卒孫康立傳三世又七十五年迄晉永嘉末

始歿於羌氏國除　山陽縣故城在河南
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里一名濁鹿城

四百年漢家邦龍樓鳳閣

西漢二百一十年東
漢一百九十五年

一場空單剩下兔跡狐塵

漢高祖怎生般五年滅楚

高祖年三十八起兵四十一破秦
為王又五年四十六滅楚為帝

楚重瞳齊出力三載亡秦

楚漢共起兵
凡三年滅秦

秦楚滅漢龍興二十四帝

前漢自高祖至孺子嬰凡十三帝
後漢自光武至獻帝凡十二帝

轉回頭翻覆手做了三分

獻帝禪位昭烈即位
與吳魏三分天下

前人創業非容易　後代無賢總是空
回首漢陵和楚廟　一般瀟灑月明中
落日西飛滾滾大江東去滔滔夜來今日又明朝驀地
青春過了　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英豪龍爭虎鬬
漫劬勞落得一塲談笑　西江月
明朝整頓調絃手　再有新文接舊文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三下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四

成都楊　愼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驄青御校

第四段　說三分兩晉　西江月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伯鬧春秋秦漢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坵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鬬　詩曰

虎鬬龍爭勢若何百年豪傑苦無多將軍老在秋江上手撚銀髭作浩歌

一自沙場戰罷歸劍芒生澀馬空肥風穿伏虎蓮花

帳麾鎖蟠龍師字旗戰策兵書慵再襲龍韜虎略本
誰知昨宵夢到相持處血迸金鎗污鐵衣
詩出大才閒遣興話談今古要分明夜來說到遊春
處今日還尋載酒人載酒尋花饒意興談今論古費
評論書中有女顏如玉傅粉塗朱未算眞朱粉回頭
如一夢好書一字價千金千金難買閒風月百歲空
爭虛利名誰會誰能誰不濟幾行青史見原因功名
總是虛脾漢成敗誰非錯用心若箇長沙悲賈傅幾
人楚澤弔靈均勸君莫爲閒愁老漫把新詞聽一巡
早來說秦漢兩朝故事秦始皇併吞六國以來止有二
十五年至子嬰亡國漢高祖亡秦滅楚至東漢獻帝之

末享國四百十一年天下三分曹丕篡漢稱魏劉備併
取劉璋孫權自稱吴王各有長短
蜀漢者劉備即位於西蜀自稱漢帝章武在位三年後謚爲
昭烈皇帝傳其子後主劉禪建興延熙景耀炎興在位四十年通共
四十三年降於魏而漢亡
魏者曹操初封魏王子丕篡漢是爲魏世祖文帝黃初在位十七年傳其子
明帝叡太和青龍景初在位十三年齊王芳正始嘉平在位十四年
高貴鄉公髦正元甘露在位六年陳留王璜景元咸熙在位六年
凡五主共五十六年禪於晉而魏亡
吴者孫權據江東爲吴大帝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大元稱帝二十三年

傳其子

會稽王亮建興五鳳太平在位六年

景帝休永安在位六年

烏程侯皓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冊天璽天紀在位十七年

凡四主共五十九年降於晉而吳亡蜀魏吳謂之三國

曹魏先滅了蜀漢又五年晉王司馬昭專權其子司馬炎方篡了曹家又過十六年滅了東吳天下一統俱歸於晉晉又分東西兩代

西晉者司馬炎有天下是爲晉武帝泰始咸寧泰康在位二十五年傳之

惠帝永熙元康永康永寧太

懷帝永嘉在位六年　愍帝建興在位四年

凡四主共五十三年懷愍先後蒙塵爲劉聰所滅

東晉者瑯琊王司馬睿相傳小吏牛金通其母夏侯妃所生冒司馬氏之姓渡江南來是爲晉元帝建武大興永昌在位六年傳之

明帝大寧在位三年　成帝咸和咸康在位十七年

康帝建元在位二年　穆帝永和升平在位十七年

哀帝隆和興寧在位四年　廢帝太和在位六年

簡文帝咸安在位二年　孝武帝寧康太元在位二十四年

安帝隆安元興義熙在位二十年　恭帝元熙在位二年

凡十一主通共一百零四年宋劉裕篡奪而亡

今將三國并西東二晉一百九十九年君臣事要略且
品題少資清聽
三國分事頭多不相統制
賭神通憑手段各用能人
覷國勢據中原曹丕篡漢
曹丕篡漢據有中原陳壽三國志以天下之制與魏以列國待漢通鑑因之以魏紀年司馬公曰漢傳於魏而晉受之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昭烈雖云中山靖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不敢以紹漢氏之遺統也
論君臣依正理漢主爲尊
尹氏曰曹丕篡位漢祚無主昭烈帝室之冑正位於蜀紹漢承統名正言順朱子作綱目以昭烈承獻帝後蓋取春秋之義云

劉先主擅梟雄拊髀人物

按名號例曰凡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無統之君漢以後稱帝者曰某主陳壽志三國以正統予魏志昭烈稱劉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初昭烈詣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疏曰劉備擅梟雄之資而有關張熊虎之將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備嘗流涕對劉表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復不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梟勇往也仲馬曰謂善鬭也史炤曰猶如陸博得梟者勝雄武備也 謚法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百遭輸志不折新野屯兵

備初依公孫瓚得爲平原相陶謙表爲豫州刺史謙卒命迎備遂兼領徐州袁術爭徐州呂布襲之備降於布布又攻備敗走歸操以爲豫州牧後與操擊殺布進左將軍旋起兵徐州討操敗奔袁紹復爲操敗於汝南奔劉表表令屯新野操下荊州備走夏口蘇子由曰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

伸大義訪賢才草廬三顧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仲樂毅備訪賢士於司馬徽徽告以諸葛孔明龐士元備欲召之徐庶曰此人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三往亮始見因曰漢室傾頹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益州劉璋闇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西和諸戎外結孫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後亮上後主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瑯琊在青州府諸城縣襄陽府名屬湖廣隆中在襄陽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宛今南陽府洛即洛陽秦川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水流出秦川又關中別號爲秦川　司馬徽字德操徐庶字元直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

起臥龍偕雛鳳魚水同心

襄陽龐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
馬徽語備備得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備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龐士元初爲耒陽令魯肅致書
云士元非百里才備與語大器之用爲治中親待亞
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尹氏曰當漢之末士之隨世就
功名者多矣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
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
則將槁死巖穴耳及其一起君臣旣合魚水同懽其
與聘莘野訪渭濵者如出一
轍　耒陽縣名屬衡州府

敗長坂走江陵人心愈固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遂愛
琮而惡琦出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
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時備屯樊城琮降而不
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矣或勸備攻琮荆州可
得備曰劉荆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以見劉
荆州乎將其衆去荆州人多歸之或曰宜速行保江
陵備曰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爲所據將精騎追及當陽之長
坂備棄妻子與孔明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
橋操不敢近趙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

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長坂在當陽縣江陵
縣名屬荆州樊城在襄陽府城北當陽縣名屬安陸
府夏口在武昌府荆江中正對沔口沔水在漢陽
府城西南三十里源出襄水南入江與漢水合

結孫權鏖赤壁俊傑雲蒸

初孫權聞劉表卒遣魯肅說備撫表衆同心敵操比肅至南郡而琮已降肅迎備於長坂宣權意且曰孫討虜兵精糧多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於東以共濟遂同進住樊口操順江東下備遣諸葛亮隨肅見權說之肅請召周瑜定計瑜至權意始決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併力迎操遇於赤壁操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曹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繫於幕尾先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次進去北軍二里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營人馬燒溺殆盡瑜等率輕鋭斷其後雷鼓大進操引軍走備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備遂徇荆州江南諸郡皆降初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上

在蒲圻縣西北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
相對南郡即荊州府樊口在武昌縣西

併劉璋截夏侯跨連荊益

時劉璋為益州牧益州司馬張魯以璋闇懦遂據漢中校尉法正與別駕張松知璋不足有為勸璋迎備討魯璋遣正至荊州迎之正與龐統陰說備速取益州既至璋迎於涪增兵使擊魯備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適操攻權權呼救備索兵糧於璋璋半給之備怒遂進兵據涪城璋遣吳懿等拒之敗降旋克雒城進圍成都璋出降遷於公安備自領益州牧後操取漢中張魯降操還以將軍夏侯淵守之法正說備取漢中備遂進兵操遣曹洪同淵拒之備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遂擊斬淵操聞之自臨漢中備遣趙雲擊敗之操引還遂取漢中備是時已併有荊益之地跨連荊益又註見草廬三顧句下涪漢縣名今成都府綿州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雒城今漢州屬成都府公安縣名屬荊州府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北山有諸葛巖在焉

任關張黃趙馬五虎馳名

河東人關羽與備誓同生死曹操擊備備敗走操困羽使張遼說之羽降封爲漢壽亭侯袁紹攻操羽於萬軍中斬其大將顔良立效報操盡封其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袁軍後備取益州使羽鎮荆州羽攻曹仁於樊城擒操將于禁殺龐德威震華夏拜前將軍世號虎臣涿郡張飛少與羽俱事備結義桃園操追備及於長坂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故得免備入蜀使飛攻巴郡義釋太守嚴顔諸城望風降附封右將軍後進車騎將軍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爲萬人敵南陽人黄忠初備南定諸郡忠以長沙降後從入蜀每先登陷陣勇貫三軍擊斬操將軍夏侯淵以功賜爵關内侯常山人趙雲先詣公孫瓚備見而奇之深加結納雲隨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後備爲操所追棄妻子走雲抱備子禪保護濟沔及與操爭漢中雲將數十騎前突其陣且鬬且却入營開門偃旗息鼓操兵引去雲以勁弩尾射魏兵自相蹂踐死者甚多備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累遷翊軍將軍封永昌亭侯茂陵人馬超初與關中諸將反據潼關爲操所敗奔漢中歸張魯超知魯不足計事亦來請降以功封定西將軍遷左將軍至是備即漢中王位並以爲五虎將軍　河

字雲長張飛字翼德黃忠字漢
升趙雲字子龍馬超字文起

建安絕章武興漢中即位

建安獻帝年號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廢帝篡位蜀中傳言獻帝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次年夏四月羣臣勸稱尊號漢中王乃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元年

把一隅承大統枝葉彰明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建安既絕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夫復何疑凡帝王家子孫世謂金枝玉葉陳氏曰詳慎如溫公而以昭烈爲不能紀其世次寧以正統屬之篡弑之賊魏涑水之論亦偏矣

因愛將討孫權猇亭失利

帝令關羽取襄陽水渰曹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後用司馬懿之計遣使約孫權躡其後權以陸遜代呂蒙將其軍蒙陰以計入江陵羽還將吏無鬬心羽走兵散僅十餘騎權

先使潘璋斷其徑路馬忠獲羽及子平俱被害帝聞羽没自將討權張飛自閬中率萬餘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張達范疆所殺以其首奔權帝進兵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猇亭爲吳陸遜所敗　猇亭即今荆州府宜都縣也閬中縣名今屬保寧府江州今重慶府巴縣　猇音效

一把火被折辱陸遜書生

孫權以陸遜爲大都督拒帝諸舊將各矜恃不聽遜按劍曰彼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强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耳各任其事軍令不可犯也諸將乃服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彝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遜度帝兵疲意沮乃進擊漢軍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土崩瓦解舟械軍資略盡帝夜遁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辱豈非天耶又象山集曰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

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即巫山也與西陵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建平今歸州彝陵州名屬荆州府　陸遜字

白帝城駐御營幽憂病篤

帝敗遁僅得入白帝城病篤 白帝城在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因名

永安宮託孤詔地慘天昏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於永安宮亮奉喪還成都 永安縣名公孫述更名白帝城有永安宮先主改永安縣

劉後主信阿衡通吳報使

昭烈崩太子禪即位考異曰帝禪綱目仍書後主與齊高緯陳叔寶同稱則爲無統之主而非正統之帝也陳壽志昭烈稱先主綱目已改稱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其號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禪封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遣尚書鄧芝使吳初吳爲昭烈所攻權降魏魏封權爲吳王至是

鄧芝使吳權不見芝曰臣來亦爲吳非但爲蜀也權見之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兼併退可鼎足若委質於魏魏必求太子入侍不從則奉辭伐叛蜀亦乘之吳遂絶魏專與漢和使張温報聘自是信使不絶　武鄉縣名　鄧芝字伯苗新野人

乘閒暇征瀘水孟獲南擒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等殺太守附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蠻牂牁越巂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三年始率衆征之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闓等孟獲素爲蠻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秪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瘴春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武侯渡此爲文以祭陣亡者牂牁古西夸地越巂漢郡名今俱屬西川南中西南夸之中也

前後次出師表木牛流馬

建興五年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
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事悉以咨
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臣本布
衣先帝三顧草廬奉命於危難之間遍來二十有一
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夙夜憂
懼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奸凶興復漢室此臣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
也陛下亦宜咨諏善道深追先帝遺詔今當遠離臨
表涕零遂率兵出祁山參軍馬謖與魏將張郃戰於
街亭違亮節度敗績而還十二月亮復伐魏羣臣難
之亮又表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
臣以討賊固知臣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思惟北征
宜先入南故渡瀘深入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
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今賊適疲
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而欲以長
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未解也臣到漢中期年已喪

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乎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約吳同舉伐魏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形制如象皆以機為行止進軍渭南屯五丈原魏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分兵屯田為久駐計　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街亭在隴西縣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大散嶺下有關通褒斜大路陳倉即寶雞縣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谷中路連南北故名渭水名在寶雞縣治南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　王圻曰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武侯造以運餉便於登陟民間謂之江州車子

狠仲達甘巾幗只不交兵

魏遣司馬懿禦亮亮數挑戰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

演義誤人不淺此種處定宜
却

字仲達

葫蘆谷用奇謀天燒不着

懿久不出亮使司馬魏延誘之引懿入葫蘆谷亮遣將馬岱壘斷谷口縱火燒之藥砲齊發懿及子師昭俱聚哭受死忽大雨如注火滅懿出走還保營亮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此出三國演義正史不載

五丈原長星落漢火消沉

亮屯五丈原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營中三投再還俄而亮卒王荊公武侯篇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擊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亮既卒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年五十四

漢以火德王亮死則漢必亡矣

姜車騎繼祁山中原九伐

亮初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亮卒維以監軍拜車騎將軍旋為衛將軍與費禕并錄尚書事禕卒以維為大將軍初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禕常裁制不從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況吾等乎及禕死維得行其志先亮伐魏六出祁山至是維繼亮出師凡九伐中原每為魏安西將軍鄧艾所敗　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

老譙周讐國論還欠公平

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光祿大夫譙周作讐國論諷之畧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勢也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尹氏曰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譙周輩皆為隱憂然用兵以討讐賊固非貪忿之舉雖敗猶榮也　譙周字允南廣安人

寵黃皓疎忠謀陰平失守
懸崖寇來鄧艾無計支撐

宦官黄皓便佞有寵遷中常侍操弄威柄與右大將

巧專恣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何足介意

詒維謝維見皓枝附葉連由是疑懼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後魏以鍾會大舉入寇姜維表請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鄧艾自狄道趨沓中以綴維鍾會從斜谷趨漢中使兵徑趨陽安口守將傅僉鬬死會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乃退守劍閣會進攻劍閣不克欲引還艾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乃攀木援崖魚貫而進艾已入平地漢人不知魏兵卒至不為城守或勸帝奔吳或勸帝入南中譙周請降乃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艾降　陽安關口在成都府簡州劍閣在保寧府劍州陰平道在陝西鞏昌府文縣乃秦蜀門户　鄧艾字士載

諸葛瞻北地王身殉社稷

瞻亮子也初鄧艾自陰平入衛將軍瞻督軍拒艾於綿竹戰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亦冒陳死帝出降帝子北地王諶怒曰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

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廟先殺妻
子後自殺　綿竹縣名屬成都府　瞻字思遠

如斗膽空割裂天日終沉

鄧艾入成都頗矜伐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說會使反情好懽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監軍衛瓘密白艾反狀詔以檻車徵之瓘即夜至成都收艾及子忠艾既就擒會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諸將悉閉益州諸曹屋中着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護軍胡烈子淵率父兵鼓譟赴城所閉諸人皆緣屋出共斬會及維剖維腹膽大如斗艾將士欲追還艾瓘遣田續襲艾父子斬之

此間樂佯不思先人墳墓

帝禪降魏舉家遷洛陽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舍妻子單身從行他日與宴作蜀技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晉王昭問曰頗思蜀否對曰此間樂不

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
禪對如正言昭曰何乃似郤正語也禪驚視曰誠如
尊命左右皆笑之　岷山在
成都府茂州　郤正字令先

安樂公傳數祀煞有深心

劉祥曰此閒樂晉武以為大愚雖諸葛亮不能輔況
姜維乎獨楊升庵以為佯狂自保得長為安樂公此
乃阿斗知己　魏封禪為安
樂公至晉武帝泰始七年卒

中原地魏曹丕承其父業

魏都洛陽為中原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
卒太子丕自為丞相冀州牧是年簒漢

簒炎劉即帝位國運初興

漢帝姓劉以火德王外史載有老者祭古墳祝曰炎
炎之靈其棟將頹田為戰塲奸雄啼人訊其故化為
鵂丕簒漢即皇帝
位是為魏文帝

改年號為黃初建都西洛

丕改獻帝建安二十五年為黃初元年營洛陽宮室都於洛

要吞吳無計策幾度勞心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者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臣料羣臣無備權之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於昭烈章武二年自將擊吳進攻濡須不克引還至建興二年丕復以舟師擊吳御龍舟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丕望歎曰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乃還三年復伐吳丕臨江觀兵吳嚴兵固守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仍還　濡須水名在盧州府巢縣南廣陵今揚州

貶陳思燃荳萁同根煎逼

操死子陳王植不奔喪丕縛至欲罪之植作詩曰煮荳燃荳萁荳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植母卞氏出曰何逼弟太急耶丕貶陳思王為安鄉侯　曹植字子建操次子十歲能文才敏七步世目為繡虎封陳

蔑天倫禽獸行廣肆淫烝

曹操諸姬丕淫烝殆盡無一免者丕偶病母卞太后往問見左右皆昔年侍者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

違父言寵司馬養留禍種

狼顧相同槽夢怪兆先徵

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丕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及操卒丕寵任懿爲尚書僕射鎮許昌後以懿同曹爽受遺詔輔政卒之勒兵武庫廢篡相仍子孫蒙禍迹其猜忍符於狼顧之相竟遷魏鼎兆徵同槽之夢焉野客叢談云狼喻最多言其恣食曰狼餐亂走曰狼竄專愎曰狼狠不恤曰狼戾恣取曰狼貪威顧曰狼顧不檢曰狼籍乖謬曰狼狽

寵其妾殺其妻幾乎害子

丕先從操入鄴悅袁熙妻甄氏操爲聘焉生子叡爲平原王後納郭永女爲貴嬪有寵適丕病郭氏譖甄后有鎭魘之謀遂殺甄后后死故叡未建爲嗣丕立郭氏爲后叡事后謹后亦愛之郭后無子丕使郭母養叡丕后名郭女王

獵圍中聞泣諫改念全恩

叡母被誅適丕與叡獵見子母鹿丕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惻然遂立爲太子

魏明帝料功能容言納諫

丕卒太子叡即位是爲明帝叡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僞雖犯言極諫皆優容之無所摧戮嘗卒至尚書門司空陳矯問曰陛下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叡慙而反

作都官考課法黜陟群臣

叡深疾浮華之士吏部尚書盧毓曰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

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下百官議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世有亂人而無亂法令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金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更可惜薄宗藩維城無衛

魏自黃初以來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察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儕於匹夫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相通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王者建同姓以明親親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疏并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而宗室子弟王虛空之地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不聽東阿王桂疏曰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至於臣者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期願陛下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乃令諸王及宗室公侯朝明年正月後如先帝令孫盛曰魏明帝政自已出優禮大臣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侈宮室空帑藏鑄造銅人

叡好土功先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穠木善草捕禽獸實其中又徙長安鍾簴槖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内殿前尚書衞覬上疏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過錦繡用能平定天下今宜計較府庫量入爲出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每所非笑今無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宜裁制也不聽 芳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

立養子齊王芳爽懿共政

叡無子養芳詢爲己子宮省事秘人莫知其由來立芳爲齊王詢爲秦王叡病篤司馬懿入見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召二王示懿別指芳曰此是

也君諱視之又…

嗣位年八歲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伏獸腄突時發何鄧駢刑

何晏鄧颺素與曹爽善爽輔政引爲心腹時爽懿各更宿殿内何鄧謂爽曰重權不可委人爽從之以懿爲太傅懿遂謝病屏居爽所親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持衣衣落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沾胸語多錯亂誤以荊爲并者再勝退告爽曰懿尸居餘氣不足慮也爽不復設備時傅元與晏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嚴憲女韡有淑德元求爲繼室憲許之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後芳謁高平陵爽等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棄顧命亂國典宜罷吏兵以侯就第爽得奏疑不決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司農桓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從奉駕還宮懿奏爽與何晏鄧颺桓範等謀逆族誅之　高平陵魏明帝墓在孟津縣界　何晏字平叔傅元字休奕韡音委

殺王凌害曹彪悉夸三族

魏王凌以將軍督揚州其甥令狐愚爲兖州刺史甥舅並典重兵陰謀以魏主制於强臣楚王彪有智勇欲立之迎都許昌會愚卒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黄華華弘連名白司馬懿懿率軍乘水道討凌凌勢窮面縛被殺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夸三族發凌愚塚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

司馬師奪印綬貶主藩臣

懿卒以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李豐爲中書令魏王芳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以刀鐶築殺之芳意不平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芳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奏收璽綬歸藩於齊還之河內 河內今河南懷慶府

迎立起高貴公扶持六載

師欲立彭城王據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帝長孫明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師乃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師使請璽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

授之髦至見太后其日即位髦明帝弟東海定王霖
之子也在位六年　高貴鄉今元城縣屬大名府

慮時危行戰討志殄權臣
機不密事無成登車用劒
血淋漓成濟刃做了冤魂

師卒弟昭自爲大都督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尚書王經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經曰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朕復死何懼況不必死也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官賈充入與髦戰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殿收經及家屬殺之昭言成濟大逆滅三族

常道公平西蜀纔方二載

司馬炎求禪位孤寡欺凌

常道鄉公名奐燕王宇之子也年十五司馬昭迎立之遣鍾會鄧艾寇蜀劉後主降後二年昭卒子炎立魏主禪位於晉遷於金墉城炎廢奐爲陳留王奐至惠帝大安元年始卒後趙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　常道鄉故城在順天府東安縣西北陳留縣名屬開封府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故城西北角魏明帝所築

算曹氏占中原慌慌四紀

魏自曹丕篡漢傳至陳留王奐凡五主共五十六年

敗將來撐不住付與他人

奐禪位於炎而漢祚絕

思往日逞英雄興風作浪

轉回頭如一夢滅影潛形

東吳主孫仲謀聰明智勇

吳主孫權字仲謀堅之子策之弟也自策以來據有江東策死權代領其衆操伐吳權保守月餘操見其軍伍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引還後權降曹丕丕封權爲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謝丕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　趙咨字文楚胊城人

父虎將兄獅兒奮起江東

權父堅初討董卓堅求糧於袁術或謂術曰孫堅江東虎將若克董卓猶除狼而得虎也術使堅擊劉表爲表軍射殺之堅子策年十七見術術以堅餘兵還策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吳景討橫江術許之策行收兵進攻橫江拔之旋渡浙取會稽太守王朗降詔以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策復襲廬江敗之狥豫章太守華歆降曹操聞策强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矣後操聞策死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橫江在和州城東南直采石渡處廬江縣名在廬州　華歆字子魚

父兄死自斬昂報讐黃祖

初堅擊劉表表將黃祖戰敗令呂公設伏峴山射堅堅死子策立欲乘虛襲許爲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曰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至是權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大紲繫石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襲以刀斷紲蒙衝乃橫流大兵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走追斬之　峴山在襄陽府　張昭字子布石音釘鎮舟石也

奄荊揚薄南海霸據金陵

權霸據江東操表爲討虜將軍責權任子周瑜曰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遂據荊揚至於南海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州之衆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耶權先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後因張紘言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金陵今江南上元江寧二縣昔楚威王以此地王氣埋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改秣陵吳建業宋建康即今江寧府

納魯肅任周瑜同心戮力

魯肅周瑜先依袁術知術無成乃棄官渡江從策卒瑜自巴丘將兵赴襄權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雖有江東諸郡然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因薦肅於權權引肅合榻對飲問計大悅會劉表卒二子不協肅請奉命說劉備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操已下荊州引兵東下昭等請迎之獨肅勸毋迎操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肅勸召周瑜定計瑜至謂權曰將軍當爲漢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是夜瑜復見權言人以操水步八十萬俱各恐懼甚不足畏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人贊孤也　魯肅字子敬定遠人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

戰三江屯夏口斫案崢嶸

時召周瑜會議瑜請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以瑜督三萬人出定水寨於三江口與操遇於赤壁大破之

將親妹鎖蛟龍錦囊計拙

權既破操權以備領荊州牧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刃侍立備每入心常凛凛後備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非久屈為人用者宜徙備置吳盛其宮室美女娛其耳目分羽飛各置一方令猥割地以資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三國演義載孔明以錦囊三個密授趙雲臨期次第開囊依計而行備與吳夫人俱馳歸荊州瑜引兵追之有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之誚世謂之三氣周瑜此正史所未載

爭荊州白衣櫓壞了同盟

周瑜卒魯肅代瑜領兵勸權以荊州借備共拒曹操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求荊州備不許會聞操攻漢中備使求和於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初魯肅勸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讐不可失亡及呂蒙代肅勸權取荊州以襲羽蒙遂託病以陸

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深自謙抑羽意大安
兵赴樊遜啓陳形狀權遂發兵以蒙爲大督蒙至潯
陽盡伏其精兵艫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
夜兼行羽將糜芳傅士仁開門出降蒙入江陵得羽
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遂定荊州初權使至荊州備報
曰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
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李舜臣曰荊州吳蜀之衝孫
劉爭之固也然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先奈何赤壁既
勝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
州以一州之地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置之度外此
果何爲者哉　桂陽州名屬衡州南郡即荊州府零
陵縣名屬永州府武陵縣名屬常德府陸口陸水之
口在武昌府通城縣北潯陽今九
江府德化縣　艫艫音溝鹿船名

呂蒙死陸遜承支吾元德

呂蒙既入江陵未及受封即發疾卒權以陸遜代之
備痛羽没自將伐權遣遜督兵拒守戰於猇亭大破
之　呂蒙
字子明

孔明相費禕來吳蜀重親

漢昭烈帝卒丞相諸葛亮遣鄧芝使吳吳絶魏和漢
及權稱帝亮遣陳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亮卒
以費禕爲尚書令遣宗預使吳
權折箭爲誓　費禕字文禕

丕覩濤歎天限屈身雄略

覩濤註見本卷要吞吳句下雄
畧註見本卷聰明智勇句下

自稱尊大皇帝烈烈轟轟

漢帝禪建興七年吳王權稱皇帝改
元黃龍後子亮嗣位謚權爲大皇帝

傳其子會稽王年方十六

權先立太子和後潘夫人有寵生少子亮權愛之全
公主與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遂廢和爲庶
人後封爲南陽王居長沙立亮爲太子權卒亮嗣位
年方十六後孫琳廢爲會稽王　全公主全琮妻權
女也　全公
主名魯班

假惺惺好問難取怒孫琳

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琳表奏多見問難數出中書視
大帝時舊事問左右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
事但令我書可耶琳於是稱疾不朝亮惡之陰與全
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爲衞將軍亮使尚
子紀語尚嚴整兵馬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
事且琳姊也紀告尚尚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琳琳怒
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
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牽止之不得出琳
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會稽譖言亮當還爲天
子吳主黜亮爲侯官侯亮自殺　侯官縣名屬福州
府

吳景帝逼其亡不能癃子

琳廢亮立瑯琊王休休權中子也立子𩅦爲太子休
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
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卒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欲
立長君左典軍萬彧常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
稱皓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
遂說朱太后迎立皓　𩅦音灣

烏程侯頑且暴怎保長存

休先封兄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休卒皓即位皓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兎供厨有勝己者殺之見惡者燒鋸斷其頭晉羊祜曰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將疑士困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也晉主使張華問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

烏程縣名今屬浙江湖州府

料難敵陸闘羊交懽邊境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督軍樂鄉祜與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人諫之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陸抗字幼節遜之子

更添着鑿鼻眼何等淫刑

皓惡人視之羣臣莫敢舉目每宴咸令沉醉又置黄門郎十人爲司過宴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

眠由是上下離心後皓降晉賈充問曰聞君在南方
鑿人目剝人面此何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
回不忠者則加
此刑充默然

晉武帝大興師樓船直下

晉武帝炎與羊祜謀伐吳祜表王濬加龍驤將軍大
作舟艦濬遣别駕何攀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
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炎大舉兵遣王渾杜預濬等分道伐吳預遣牙門周
旨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
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
皆望風送印綬濬攻武昌降之遂自武昌順流而下
徑造建業　舟艦戰船也四方施板以禦矢樓櫓城
上守禦望樓也櫓露也上無屋覆　王濬字士治弘
農人王渾字元沖晉陽人杜預字元凱封富陽侯朝
野號曰杜武庫
京兆杜陵人

石頭城風威利束手降臣

濬兵順流而下皓遣將軍張象帥舟師禦之望旗而
降又遣陶濬乘大船以戰未發而潰初晉主詔濬至

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晉封爲歸命侯　石頭城孫權所築在江寧府西二里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下流去蕪湖二十五里

五十載王氣銷江沉鐵鎖

吳自權至皓凡四主共五十九年初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昔楚威王以金陵有王氣吳建都改稱建業今濬至建業皓降而吳亡矣

盼黃旗瞻紫蓋讖兆成塵

初吳人刁元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皓喜遂有兼併之心舉兵出華里遇雪引還至是降晉而吳亡　華里在江寧府西

勞攘攘幾千場將軍戰馬
絮叨叨三國志故紙遺文
三國志註見總說三國志句下
司馬氏總收拾江山一統
魏篡漢滅蜀晉篡魏滅吳至太康元年天下一統
啓封疆稱武帝晉室龍興
司馬炎昭之子嗣位爲晉王廢魏主爲陳留王稱皇帝是爲武帝國號晉 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火焚了雉頭裘留心儉約
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於殿前詔毋得獻奇技異服帝承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言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蔴代之
駕羊車遊内苑遽作荒淫

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選吳妓妾五千人入宮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最失策銷兵備養戎不徙

帝平吳後悉罷州郡兵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當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極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亂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害侍郎郭欽疏曰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一或有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不聽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江統字應元陳留人

賣官錢入私室反遜桓靈

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
曰何至於此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
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傳授與不才兒南風熾烈

帝立子衷爲太子時朝野咸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帝亦知太子不才然恃太子生子遹明慧故無廢立意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遂納賈氏爲太子妃妃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帝崩衷即位是爲惠帝立賈氏爲皇后后諱南風與太醫程據等亂時洛中有南風烈烈吹黄沙之謡外史載郊外有輓小車者導一美少年入車中閉之輓而行出則一曲房也陳設非人間一主婦人年二十餘身矮面黑淫謔三晝夜少年精力疲憊婦人曰君雖有貌而無濟勝之具奈何多納金珠仍令卧車中送故處少年不解爲何豪室也歸與人言狀有識者驚曰此賈后也其淫亂如此　楊后名艷字瓊芝

肉糜癡蝦蟆蠢木偶爲心

帝戇騃時天下饑饉帝曰何不食肉糜常在華林園聞蝦蟆鳴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尹氏曰晉惠之爲君動輒制於他人之手特一木偶人而已　魏明帝建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

大臣宰尚清談人無遠慮

魏嘉平中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帝以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衍弟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母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曠達當時爭尚浮誕廢職業呂東萊曰永嘉之際清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南山子曰高枕芙盧百無留念肆志竹窗一無用情　元字太初王弼字輔嗣王戎字濬仲衍字夷甫戎之從弟澄字平子衍之弟樂廣字彥輔阮咸字仲容修字宣子輔之字彥博謝鯤字幼輿畢卓字茂世

衆親王興禍亂骨月兵爭

初武帝懲曹氏孤立之敝大封宗室各擁重兵至永康元年趙王倫謀簒位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門西入廢賈后自為相國淮南王允討倫不克而死倫遷帝於金墉自稱皇帝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誅之迎帝復位以冏為大司馬輔政冏驕奢專權顒表陳冏罪使長沙王乂討冏斬之以穎輔政二年顒穎嫌乂專政舉兵反帝以乂督軍討之為顒將張方所敗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逼京師東海王越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置金墉城使方炙殺乂顒表穎為皇太弟越徵顒為司徒南陽王模邀殺之頓邱太守執穎送鄴范陽王虓幽之會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殺穎後漢主劉聰問懷帝曰卿家骨月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自相驅除

嵇侍中血淋漓蕩陰死節

初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東海王越奉帝征穎穎遣石超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侍中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衞帝超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蕩陰縣名屬彰德府　嵇紹字延祖父康字叔夜先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徙家嵇山因氏焉

東則東西則西中毒亡身

穎迎帝入鄴幽州都督王浚幷州刺史東瀛公騰起兵討穎穎奉帝還洛陽顒將張方在洛久剽掠殆竭逼帝西遷長安帝泣從之顒隨廢穎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傳檄討之遣祁弘等入長安奉帝東還以越爲太傅帝食餅中毒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尹氏曰晉惠制於他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一木偶人夫以漢質帝之幼沖食餅中毒尚能急召大臣了了言之今晉惠乃莫能一言故雖或曰越之所鴆然綱目不明其故直以中毒書之

懷帝立志有爲傳餐親政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熾爲皇太弟至是即位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謚法慈仁短折曰懷

痛銅駝委荊棘受縛華林

惠帝時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外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漢主劉聰使前軍大將

呼延宴寇洛陽石勒劉曜皆引兵會宴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入殺太子詮發諸陵焚宮廟納帝后羊氏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後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號泣聰殺珉雋等十餘人並弒帝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羊后名獻容

愍帝立勢難支接踵繫擄

愍帝名業吳王宴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及懷帝被擄賈疋奉爲太子懷帝遇害即位於長安漢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使侍中宗敞送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曜送帝於平陽　諡法在國遭憂曰愍麴允金城人索綝字巨秀靖之子

捧杯盤執傘蓋殞命胡廷

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後聰出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更衣執蓋尚書郎辛賓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

劉元海亂倡先五胡雲擾

劉淵字元海匈奴人武帝時爲左部帥後稱漢王尋稱帝邱濬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夸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樂鬬喜亂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塲者幾二百年

瑯琊王走江左六代瓜分

瑯琊王司馬睿懷帝時以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軍鎮建業後睿即位由晉歷宋齊梁陳俱都江左與北魏共六代南北瓜分不能混一

想西晉創根基謀心不善

司馬懿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至孫炎篡魏晉論曰懿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前代者也

老仲達無比賽詭詐兇心

懿字仲達小學史斷曰晉之興始於懿自以兵動著神謀無再計弱寡欺孤恣行誅戮脅制之威同於莽

螳後雀躡前踪曹瞞篡漢

曹操小名阿瞞史斷云自曹操肇謀迄於亡國五六十年間與司馬氏相終始所謂黃雀利於螳螂而不知挾彈者乎已隨其後也

馬中牛循往事呂政承秦

元帝睿乃瑯琊王覲妃夏侯氏所生史載妃與小吏牛金通生睿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液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讖自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而七帝之數終睿以牛吏子承晉祚而司馬之裔絕秦始皇名政乃陽翟大賈呂不韋之子冒姓嬴　王妃夏侯光姬字銅環

瓚按升菴外傳載晉書云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云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謂元帝本出牛氏誣

辭也魏主犍之孫道武帝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單是縱己之能傳家計策

不隄防天眼轉果報相尋

尹氏曰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在其掌握又殺彪而盡幽置諸曹於鄴甚於操之所為自曹丕簒漢至是纔三十載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陳氏曰司馬氏八王相繼屠戮四十八王同時殲於排牆皆所以報其逼害曹氏也

翻滾滾擁將來雨摧黃潦

渺茫茫消散去風捲殘雲

從此後洛陽天無緣再覩

割江東半塊土小小乾坤

元帝即位江東為東晉五胡割裂中原而晉卒不能恢復洛陽舊都

東晉主瑯琊王白板天子

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懷帝時受詔鎮建業建興五年劉聰弒愍帝於平陽凶問至遂即位爲元帝帝不由太子承襲劉曜石勒謂晉爲白板天子以無璽也自洛陽視建康在東故爲東晉　謚法始建國都曰元

化龍後賴人望建業登宸

帝先同西陽王羕等五王渡江童謠有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之語帝初鎮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帝名譽素輕吳人不附導患之語帝曰賀循顧榮皆吳人之望宜引以結人心後二子應徵歸附者衆帝業遂成　以避愍帝諱改建業爲建康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顧榮亦字彥先吳人

劉越石枕干戈聞雞起舞

司空劉琨字越石少與祖逖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嗣琨爲并州刺史聞逖爲豫州刺史移書親故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司州今河南府

祖士雅渡江楫誓掃烟塵

鎮西將軍祖逖字士稚范陽人元帝徵爲軍咨祭酒勸帝復中原帝以爲豫州刺史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數破石勒北地遂平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范陽今涿州

逆天理害無辜輕誅督運

帝爲丞相時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然帝本無北伐之志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直司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刑政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徒灑却新亭淚玩愒因循

江東名士遊宴新亭司徒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顧氏曰化龍之後宴安東南玩日愒歲迄不聞有勤王之舉　新亭

在江寧府南一十五里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又一書曰王者所居吉地也　周顗字伯仁

兼吴會不能復侵疆咫尺

陳止齋曰晉元撫江東之勝兼吴會之饒而没齒不能歸侵疆咫尺　一統志曰世稱吴門爲吴會以其地本吴會二郡今按爲吴東南一都會即蘇州府正義曰吴地爲荆揚交廣之都會

王與馬共天下反了王敦

帝始鎮江東王敦與從弟導帝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爲心腹稍抑王氏權敦不平遂舉兵反　刁協字景純滄洲人

憂成病喪身軀傳之明帝

帝因敦反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是爲明帝　謚法譖愬不行曰明

親決戰除大憝果斷剛明

帝加王導大都督討敦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敦信死咸有奮志乃騰詔列敦罪惡敦怒病

轉篤使王含錢鳳帥衆向京師含奄至江寧帝親率諸軍襲擊破之敦尋卒鳳伏誅乃取敦屍斬之書法曰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已矣

恰三年傳成帝蘇峻稱亂

明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衍即位是爲成帝庾亮王導卞壼同受顧命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亂下詔徵峻峻不應命知祖約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以兵會峻詔亮督軍討之卞壼戰死亮奔潯陽峻入臺城自爲驃騎錄尚書事以約爲太尉 歷陽今江南和州臺城在上元縣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卞壼字望之

元規塵挑強賊國母憂崩

尹氏曰晉氏南渡王蘇相繼内叛幾不能保使當時處之以理峻亦未敢遽反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横挑強賊自速其變峻豈肯束手自詣耶峻平後亮求出爲豫州刺史然雖居外鎮而遥執朝權王導不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皇太后庾氏以兄亮違衆議首生厲階及督軍討峻兵敗身竄恐禍及族憂慮而崩謚曰明穆皇后 庾亮字元規謚文康鄢陵人明帝后庾文君

絕裾温運甓陶入平禍難

温嶠初詣建康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陶侃以錢鳳疾侃功于敦左轉侃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之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及蘇峻亂嶠都督江州軍侃都督荆襄軍嶠聞建康不守號痛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赴難侃戎服登舟晝夜趨進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兵從白石南上峻逆戰馬蹶斬之峻黨復立峻弟逸爲主建威長史滕含攻破石頭獲逸斬之亂遂平　廣州今廣東首府白石山名在和州舍山縣南　温嶠字太真封始安公陶侃字士行封長沙

公甓平入聲

王茂弘求故節見笑豪英

峻逸既誅滕含步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王導字茂弘封始興公

十七禩康帝立悤悤二載

成帝在位十七年崩二子丕奕俱幼庾氷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以同母弟瑯琊王岳爲嗣是爲康帝在位二年崩　謚法温柔好樂曰康

晉穆帝繈褓立無嗣相承

帝名聃康帝太子三歲即位是爲穆帝在位十七年卒無嗣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殷深源負虛名書空管葛

殷浩屏居十年屢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相謂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後會稽王昱遺浩書浩乃出爲揚州刺史尋督揚豫等州與桓温疑貳護軍王羲之勸不聽浩又疏請北伐亦勸不聽屢至覆敗桓温請廢爲庶人徙信安浩旣廢黜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　信安今衢州府西安縣　殷浩字深源謝尚字仁祖王濛太原人羲之字逸少官右軍將軍會稽内史導從子也

桓元子總強兵劫制朝廷

桓温初都督荆梁等州軍事帥師伐漢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險遠爲憂丹陽尹劉惔曰温善博者也不

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轉制朝廷耳溫兵至成都漢主李勢降論平蜀功加溫爲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溫忿之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不爲國用屢表北伐不聽至是帥衆三萬順流軍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曰且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司馬高崧爲昱草書致溫溫上疏致謝回軍還鎮後溫上疏廢浩内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臨賀縣名屬平樂府　桓溫字元子生未期溫嶠見之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溫劉惔字眞長宿州人彪之字叔武

晉哀帝病纏身四年彈指

穆帝無子立成帝長子瑯琊王丕是爲哀帝帝寢疾褚太后攝政在位四年崩　謚法早孤短折曰哀

海西公剛六載貶做藩臣

哀帝崩瑯琊王奕即位是爲帝奕哀帝同母弟也大司馬桓溫素蓄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帥師征燕敗於枋頭威名頓挫叅軍郗超謂溫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定議以

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移皇基温入朝諷褚太后請廢帝為東海王帝著白袷單衣乘犢車出神虎門兵衛送東海第温又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在位六年廢後至武帝太元十一年薨

郗超字嘉賓

康太后褚蒜子

簡文帝赧獻流清談差勝

桓温廢帝奕迎會稽王昱即位是為簡文帝帝美風儀善容止神識恬暢然無經濟大畧謝靈運以為赧獻之輩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謚法平易不訾曰簡慈惠愛民曰文靈運仕宋為永嘉太守襲祖父元康樂縣公爵故世稱謝康樂

二年來交付與幼子儲君

簡文帝在位二年崩傳位太子曜年十一歲褚太后攝位

孝武帝相謝安圍碁破敵

曜即位是爲孝武帝以謝安總中書安薦兄子元監江北軍太元八年苻堅入寇發長安兵八十七萬旗鼓相望千里都下震恐詔謝石謝元督軍八萬拒之元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安命駕出遊山野親朋畢集與元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元又不勝安遊陟至夜乃還桓沖以根本爲憂遣精鋭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時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靖後秦兵敗安得驛書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按與安圍棊是張元晉書去一張字讀者誤爲謝元張與謝元同名人號南北二元 謚法剛强直理曰武謝安字安石封太保建昌公謚文靖太康人寓越之上虞東山元字幼度謚獻武安兄子石安弟封南康郡公墅音樹田廬也桓沖字子幼封豐城公

八公山風鶴唳草木皆兵

初堅大舉入寇將軍梁成屯於洛澗陽平公苻融遣朱序説謝石謝元降序私與石約爲内應元遣廣陵相劉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

見八公山草木皆謂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元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川野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死者十七八初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及秦人望草木如人狀神有力焉

八公山在壽州淝水北淮水南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登此山學仙故名洛澗二水名壽陽今壽州淝水在廬州府城南七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爲二一入巢湖一流入淮水　八公傳記不見姓名髙誘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

甫能勾倖免得苻氏僕射

苻堅本姓蒲堅祖蒲洪改姓苻畧陽臨渭氐人也初堅入寇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先爲起第　畧陽縣名屬漢中府

遽驕滛貪酒色杯酒長星

淝水捷後帝遂溺於酒色委政瑯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與帝酣歌爲事太元二十年長星見帝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信佛法敬僧尼家居撞壞

帝崇尚浮屠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親昵姏姆僧尼窮奢極欲近習弄權公行賄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僧曰浮屠袁宏曰浮屠佛也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按魏書浮屠正號曰佛陀聲相近也以華言譯之爲淨覺精舍佛寺也釋迦譜曰息心所棲精練行者之所居又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被蒙頭清暑殿戲犯陰人

帝貴人張氏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　清暑殿在江南上元縣東北五里臺城內乃孝武所建後宋孝武改曰嘉禾殿

晉安帝幼冲年紀綱破碎

安帝名德宗孝武太子年十五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平北將軍王恭與殷仲堪桓元相結上表罪狀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舉兵反會稽王道子闇懦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乃罷兵後恭與仲堪元楊佺期又反元陷江州上表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恭司馬劉牢之執恭降詔以元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敕使回軍仲堪等又上疏申理王恭求誅牢之乃復以仲堪督荊益軍優詔慰諭乃罷兵還鎮尹氏曰典午衰微諸鎮鬨亂至敕使回軍猶旅拒不從晉之無政可知矣顧氏曰安帝即位主暗臣驕紀綱破碎　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東西錄尊殺柄反了孫恩

帝以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又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東第門可張羅西府車騎塡湊元顯性尤苛刻生殺任意孫恩乘民心騷動進攻會稽内史王凝之世奉道教不設備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八郡皆殺長吏應之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

薰曰長

生人

水仙妖煽惑民坑屠糜爛

初妖人孫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官新安太守泰收兵聚貨謀作亂道子誘斬之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寇陷會稽所過焚掠刋木堙井臨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劉牢之使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又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裕自海鹽倍道兼行大破之恩乃北走郁洲陷廣陵裕至郁洲又大破之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擄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　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也新安今徽州府臨海縣名屬台州

劉牢之縱反叛内指神京

桓溫幼子元先同王恭等反以爲江州刺史後加都督荊州四郡事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八州軍事厲兵調卒久伺朝廷之隙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

以惑衆張法順謂元顯曰元新得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大軍繼進元可取也乃下詔罪狀元以元顯爲大都督劉牢之爲前鋒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以牢之有二心勸召殺之元顯不從牢之數惡元顯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遣子敬宣詣元請降元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聞元至新亭棄船退軍二日復出陳於宣揚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欲引兵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收縛之元入京師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徙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法順等以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使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州縊死　桁音舫方舟也駕萬舟以爲橋在國之南故曰南桁安成郡今吉安府

桓元來稱楚帝潯陽遷劫

桓元舉兵肆逆誘牢之破官軍殺元顯自總百揆篡勢已成卞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於楚元遂稱帝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潯陽元登御座而床忽陷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劉裕起兵討元元兵潰浮江南走至潯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元挾帝入江陵收集荊州兵未三旬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毅等戰於崢嶸州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元伏誅帝乃復位何無忌奉帝東還潯陽今九江府平固縣名屬南康此南康今贛州是崢嶸州在武昌府武昌縣一曰新生洲半屬黃州府黃岡縣

亂荒荒草澤間崛起英雄

桓元稱帝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爲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間非無英雄毅曰所見惟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

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正當是卿耳於是毅無忌昶等合謀起兵收衆濟江推裕爲盟主 平昌縣屬濟南府京口今鎮江府

劉下邳滅桓元乘機遘會

劉牢之叅軍劉裕先領下邳太守勸牢之擊元牢之不從牢之敗裕約何無忌還京口曰元守臣節當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元稱帝裕與無忌劉毅起兵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陣謙等大潰元先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浮江南走裕入建康誅元宗族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奉迎乘輿元挾帝入江陵毅連破之元與心腹百餘人夜出僅得至船毛修之誘元入蜀寧州督護馮遷遇元抽刀而前元曰汝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帝東還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陳氏曰劉裕起於無賴邂逅孫恩桓元之力自爲蓋世之雄 下邳今邳州覆舟山在江寧府城西北七里東連鍾山北臨元武湖劉宋改名眞武山

夸劉毅殺譙縱剗滅盧循

都督荆寧秦雍軍事劉毅自謂功與裕埒既據上流
陰有圖裕之志會毅疾篤請從弟藩爲兗州刺史以
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毅藩謀
不軌賜藩死令王鎮惡以百舸爲前驅聲言劉兗州
上去江陵二十里舍船襲城毅覺欲閉城鎮惡已馳
入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毅縊死益州
參軍譙縱殺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稱藩於秦封蜀
王裕遣劉敬宣討之不克引還縱使桓謙會秦將苟
林寇荆州裕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伐
縱別有書函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
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函曰衆軍悉由外
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
向黃虎於是諸軍前進縱果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
齡石率重軍由外水猝至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
夾岸築城拒險齡石攻其北城克之斬暉南城亦潰
於是舍船步進賊營望風奔潰譙棄城走自縊死初
孫恩赴海死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
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與
其黨徐道覆寇暴不已陷番禺始興諸處裕以朝廷
新定未暇攻討即以循爲廣州刺史道覆爲始興相
循聞裕北伐與道覆徑襲建康寇長沙南康廬陵豫
章皆陷之江荆都督何無忌敗死豫州都督劉毅與

循戰於桑落洲大敗其衆皆爲循擄朝廷急徵裕還時北征將士多創病循既克二鎮兵十餘萬裕柵石頭淮口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以兵守之循寇掠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潯陽併力取荊州道覆帥衆趣江陵劉道規大破之道覆單舸走裕追循戰於大雷循等大敗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破柵而進殺溺無算循收散卒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將軍劉藩等克始興斬道覆循收兵至番禺裕已先遣孫處據之循圍攻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與戰焚其艦循潰投水死慧度斬首函送建康 外水一統志云秦李冰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水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内江水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又名錦江在成都府城南七里永嘉縣名屬温州府番禺縣名屬廣州府始興郡名今韶州府桑落州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一百九十里石頭城名淮口淮水之口也查浦皆壘名大雷今安慶府望江縣左里在南康府都昌縣西九十五里交州今安南

滅慕容取姚泓用兵無敵

南燕主慕容超定都廣固裕抗表伐之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步進過大峴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

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守城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遣藩潛師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驚潰裕遂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遣韓範請救於秦不至裕四面急攻之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走追獲送建康斬之秦主姚興定都長安興卒子泓即位稱皇帝裕自加中外大都督伐秦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自淮淝向許洛鎮惡等入秦境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軍成皋滎陽虎牢皆降進逼洛陽秦陳留公姚洸遣將軍趙元戰死洸降鎮惡等進軍潼關裕引水軍發彭城自淮泗入清河泝河西上至潼關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軍士食畢登岸鎮惡密使人解放舟艦水急舟倐不見宣喻士卒示無歸志身先士卒大破丕軍泓引兵救之不戰而潰鎮惡入平朔門泓降裕入長安送泓至建康斬之　廣固故城在青州府堯山之陽臨朐縣名屬青州府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上有穆陵關在焉淮淝二水名許洛二州名滎陽縣名虎牢關名

劉穆之王鎮惡文武稱能

初裕起兵時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召見即署主簿裕托以心腹動止諮焉諸大處分倉卒立定累加尚書左僕射裕北伐留守建康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稟諮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後以佐命元勲追封南康郡公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有謀斷喜論軍國大事裕伐廣固人或薦於裕與語悅之謂叅伍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署叅軍事裕伐劉毅使鎮惡前驅卒至荆州毅縊於牛牧佛寺鎮惡身被五箭以功授龍驤將軍又從裕伐秦自誓不克關中不復濟江至潼關大破姚丕於渭橋姚泓降以功封征虜將軍安西司馬為沈田子所圖裕即位追思其功封為龍陽縣侯　東莞今沂水縣屬青州府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人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猛曰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曰鎮惡

加九錫封宋公龍行虎步

初裕北伐秦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

辭不受旋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及自長安歸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初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桓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除之元不決

就東堂下毒手讖應昌明

裕以讖文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昌明孝武帝字也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密謀弑帝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稱遺詔

立瑯琊王德文

晉恭帝貶零陵一年有半

恭帝名德文安帝之弟裕所立也元熙二年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元簒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今年將衰暮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中書令傅亮悟曰臣暫宜還都亮至建康徵裕入輔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曰桓元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於瑯琊第裕即位廢帝爲零陵王即宮於秣陵縣以兵守之帝即位於安帝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廢於元熙二年四月止一年半廢於元熙二年四月弒於宋武

帝永初二年九月亦止一年半　秣陵縣在江寧府城東南秣陵橋東宋爲秣陵鎮即此　謚法尊賢讓善曰恭

掩重衾活搗殺窨氣吞聲

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自飲而卒裕侍中褚淡之王妃兄也王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

褚妃名靈媛

十五帝百餘年東西兩晉

西晉四主東晉十一主共一百五十七年武帝都洛陽元帝都建康

眼巴巴空四海不見崢嶸

自元帝中興以後晉祚至此絶矣

從此後晉江山歸之劉宋

劉裕受晉禪建國號爲宋

望中原徒感歎胡馬縱橫

裕先降姚泓入長安聞劉穆之卒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爲篡位計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慇然慰喻遣之留次子義眞爲安西將軍守關中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等爲叅軍從事夏主赫連勃勃聞裕東還引兵向長安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意田子矯稱裕令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義眞又殺修國中大亂勃勃又陷長安義眞逃歸裕聞義眞敗未知存亡怒甚刻日北伐會知義眞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陳氏曰五胡疊據中原百姓塗炭已極裕徒欲急歸篡位使豐鄗之都復淪於胡裕亦坐是絕混一之望矣

南北史兩頭分強攻弱守

南朝宋齊梁陳北朝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爲東魏西魏南北史唐李延壽撰

鬼神愁天地慘苦殺生靈

生靈血混長江水　一陣風來草木腥

豪傑千年往事漁樵一曲高歌烏飛兔走疾如梭眨眼

風驚雨過　妙筆龍韜虎略英雄鐵馬金戈爭名奪利

竟如何必有收因結果　西江月

龍爭虎鬭何時了　結果收梢事怎休